

求知与献策

□ 文 青

如果教育研究能分为两类，那么下面分法可列为其中之一：一是求知，一是献策。它们在学术期刊中都占相当比例。

两类研究尽管都指向于问题，都着力于解决问题，但它们的来源、性质和指向有别。求知类研究遵循认识论的传统，着力于认识事物，其目的是生产新的知识(至少意图是如此)，探讨的是“是什么”问题。献策类研究更多的是源自于工作思维，即竭力提出解决工作实践中各种难题的应对之策或优化路径，其目的是解决或缓解现实问题。它着重于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其成果多表现为提出的“策略”“对策”“路径”等。

下面这个例子也许更能分清两者的差别。比如，如何针对某年级学生开展教学？解决这一问题，方法之一是依据已有经验，或者查阅文献资料，或者召开探讨会等提出教学策略。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更基本的层面入手，即探究学习发生的机制，进而提出教学策略。这也是学习科学研究的思路。今天，多数人同意，学习的本质是新的学习与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建立联系，引起学习者认知结构的重组，使得学习者获得新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认知，如何激发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与新学习内容之间建立联系，帮助学习者形成新的意义，就成为成功教学的关键，新的教学策略随即可以产出。

两种研究，孰优孰劣？显然，后一种更可靠，但它的过程长且难。比如，对学习机制的认识经历了从巴普洛夫、桑代克、华生、苛勒(格式塔心理学)、斯金纳、布鲁纳到皮亚杰、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奥苏贝尔等一大批学者的不懈努力，前后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而前一种显然更快捷、更高效，必要时甚至可以短期内形成对策。只是这种“短、平、快”的研究思路常会诱生一种怪相——类似主题的研究，常常年复一年反复出现。原因是这种研究方式得出的对策或策略大多仅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成效，也许能满足一时的需要，但只要环境或研究对象稍有变化，人们就又急着需要寻找新的办法或对策了。

而且，不是每个研究问题都能像后一种研究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和耐心供人们慢慢探究，所以前一种思路也常被人偏好。比如，据说它很受政府决策部门等钟爱，因为他们纾解困局不时可以从这些“策略”“路径”“对策”中获得些许启示。

由此来看，选用哪种研究，不是仅仅取决于研究求真这么简单，还要综合考虑研究者的素养、要达到的目的、研究的条件、问题难度，以及研究时间、紧迫程度、应用场所等其它“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